



明月伴我

张雨卓

第一次离家去上中学的那个晚上,我的内心充满离别的伤感,无形的孤独感在空气中弥漫。经过父母和我共同商议,我将离开家乡到一座新城市求学,离别的

落寞让我感到忧伤。黄昏时便已动身,300多里路程,孤独感一直在脑海中萦绕。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弯残月悄然浮现,残缺

的月儿与我破碎的心情别无二致,心中满是对父母的难舍和家乡的依恋。

睡眼朦胧中我被母亲叫醒,映入眼帘的是我的新学校。一个人拉着皮箱走进校园,点点星光仿佛也在冷月月的孤寂,我孤独的身影渐渐拉长,时隐时现。

抬头仰望天空,那弯月亮好似又暗淡了几分,走在校园里思绪万千,鼻头一酸,泪水从眼角缓缓滑落。走进宿舍,我独自铺好床铺,静静地呆坐着。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将我思绪拉回现实。接听电话,母亲温柔的话语直抵心扉,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淌,隐约听到母亲说:“妈妈陪你同一个月亮!”我任凭泪水在脸上尽情地流,心里一下子涌起一股无限依恋的暖流。

望着那弯月亮,它仿佛亮了些许。温柔的月光映照在心田,犹如母亲温暖的关爱,一直在呵护我成长,伴我渐渐进入梦乡。梦中我回到了故乡那片绿色的草原,伴着歌声和欢笑,在繁花似锦的原野上自由奔跑……夜里,我猛然惊醒,再次向窗外探望,却始终无法觅见那陪伴我的月亮,心中充满惊慌,立即跳下床,飞速跑到窗前,可是仍然无法望见那隐去的月亮。

我静静地站在窗前,望着天空,忽然一阵风吹过,乌云随之散去,月儿若隐若现,心中欣喜若狂。陪伴如星光,照亮人生旅程。母亲就像我心田的那轮明月,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一直伴我始终,她温情的关爱呵护,仿若素洁如水的月光闪烁着温暖的光芒,无时无刻不在。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母爱的温情都会将我拥入怀,明月映照在心田,为我撑起一片晴空,照亮漫漫前行路。

我的饺香记忆

裴海峰

于我这个80后而言,饺子从来不止是一道美食,饺香萦绕的岁月里留下了我成长的印记。

童年的饺香,藏着我对美食最纯粹的期盼。我从小在农村长大,那时受生活条件所限,饺子平日难得一见。每到腊月廿九,母亲便会提前和好面团,醒在温暖的炕头。待到大年三十,父亲剁肉拌馅儿,几滴香油拌匀,香气便飘满整个小院。母亲和面擀饺子皮儿,一块块小面团在擀面杖下面飞快旋转,转眼就变成一张张圆润的饺子皮。饺子皮擀在一起,又像一座座小伞塔。我也曾尝试过,不是把手擀疼了,就是擀出多边形的薄厚不均的饺子皮,有的还“睁着眼睛”或“张着嘴巴”,让人哭笑不得,最后都只能揉成一团。那时的快乐很简单,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沾点香醋,咬下一口,鲜香在舌尖炸开,仿佛所有的期盼都在这一口饺香里得到了满足。

少年的饺香,是住校时想家的印记。上中学后,我开始住校,学校离家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隔一两周回家一次。那时候,学校没有饺子。但是,我能比较频繁地吃上饺子了。因为母亲总说,学校的饭菜不如家里合口,回家就吃点爱吃的。那时的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饺子,却没注意到母亲眼中的牵挂与不舍。那一口熟悉的饺香,是母亲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支撑着我在求学路上稳步前行,也让我早早懂得了牵挂与思念的滋味。

大学的饺香,是异乡漂泊中的温暖慰藉。进入大学,半年才回一次家,好在学校食堂里有一家酸汤饺子店,老板娘是位朴实的北方阿姨,手工包的饺子,馅料丰富,酸汤开胃,一口下去,竟有了家的暖意。每当想家时,我便去那家小店,点一碗酸汤饺子,满足感油然而生。那家小小的饺子店,也成了我大学时光里最温暖的记忆符号,藏着青春的懵懂与奋斗的热忱。渐渐地,饺子成了“家”的代名词,在学校食堂看到饺子,或是听到同学谈论饺子,心中便会涌起浓浓的乡愁。

工作后的饺香,是文化交流的纽带,是体验生活的媒介。刚参加工作时,我认识了外国友人J,第一次带他吃饺子时,他便被这道中国美食深深吸引。我教他说“饺子”,教他用筷子夹饺子,他学得认真又执着,后来竟能自豪地在餐馆里用中文和老板说“我要吃饺子”。如今,在我所在的学校,劳动课上有时会安排包饺子活动。孩子们、家长们、老师们围坐在一起,和面、擀皮、包馅,有人包出标准的元宝形,有人包出可爱的小动物形,欢声

笑语中,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孩子们品尝着自己亲手包的饺子,脸上写满了自豪与满足,在动手实践中学会了生活技能,也懂得了团结合作的意义。

如今,我也为人父母,饺香是家风传承的载体,在岁月流转中愈发清晰。只要孩子想吃饺子,全家人便会围坐在一起,分工合作,其乐融融。孩子总爱玩弄面团,捏出各式各样的花式饺子,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我包的大肚饺子憨态可掬,爱人包的饺子独特美观,父母则依旧坚守着老手艺,母亲擀皮的动作依旧娴熟,父亲调馅的味道始终如一。包饺子时,长辈总会把包着硬币的饺子悄悄放进孩子的碗里,看着孩子发现硬币时惊喜的笑脸,眼中满是宠溺与祝福。这小小的硬币,藏着长辈

对晚辈的期许,藏着代代相传的家风,也藏着中国家庭独有的温情。

现在,食品工业日益发达,超市里的速冻饺子品种繁多,餐馆里的饺子随点随上,吃饺子变得愈发便捷。但我始终觉得,最鲜美的饺香,还是来自家人亲手包的饺子。那里有爱的温度,有岁月的味道,是任何便捷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裹着鲜醇的馅料,藏着岁月的温情。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那一口熟悉的饺香,总能牵引着我们回到家的港湾,感受到祖国的温暖。这便是饺香里的中国,有烟火气,有温情味,更有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家国情怀。



二月二

林金栋

二月二,龙抬头。春天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对这样一个传统节日的记忆却越来越远了。

小时候,对节日的盼望是那么迫切,大概与食不果腹有关。元宵节过后,年货已经消失殆尽,小米饭玉米窝头又重新回到饭桌上,便掐指等待着二月的来临。

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大概取鸿运当头、福星高照之意。早上醒来,母亲便开始张罗为我们弟兄三个理发。因为剃头是一门技术活儿,家里又没有剃刀之类的工具,说是理发,其实是母亲用做针线的剪刀为我们剪去疯狂生长了一个正月的毛炸炸。尽管母亲剪发时一万个小心,但因为我们交头接耳,摇头晃脑,常常划破头皮,弄得头破血流,但更多的是虱子的血,那时候几乎不去洗头,经过一个肥年的喂养,虱子肥胖肥胖,在母亲的剪刀下纷纷落马。也好,变成光头强后,便不再受这等生灵的欺负,倍儿爽。

在孩子眼里,二月二又是一个极为神秘的日子。二月二,围灰圈。上了年纪的长者在阳婆上来之前,便用攒了许久的炉灰把整个房子围了回来,炉灰是极其干净的,据说可以把牛鬼蛇神拒之于屋外,求得四季无病无灾。也有人家用白泥在外墙上画上大大的十字,似乎又多了一层守护。

最隆重的仪式在晚上举行,我的奶奶是最高统帅,几个媳妇在她的指挥下,把男人们捣碎的谷子或糜子面蒸熟,捏成无数小灯盏,在上端的小盘里舀一勺素油,放一捻棉花,逐一点燃,顿时满屋祥光。在奶奶的指挥下,分别被放到门头、柜盖上、粮房里,鸡窝、羊圈、马棚里是必须的。一切准备就绪,奶奶便端了一条

盘米灯盏,放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中央的八仙桌上,口中念念有词,把已搅拌在一起的糜麻五谷洒向四面八方,最后跪向“神灯”前,我们也在大人的呵斥下,跟着奶奶叩头八拜。那时,奶奶在我们心里那么伟大,仿佛就是一尊女神。与此同时,母亲和婶娘们还会捏马牛羊各种动物,最有趣的是鸡卜篮,一只老母鸡在柳条卜篮子里聚精会神孵小鸡,有的小鸡刚啄破蛋壳露出头来,有的小鸡已破壳而出,惟妙惟肖。

于我们而言,最迫不及待的事情莫过于吃猪肉。母亲前一天就已将猪头放在大盆里浸泡,用烧红的火钳烫掉残存的猪毛,用刀反复刮掉猪脑油,并娴熟地将上下颚卸开。第二天早早炖在后锅里,加葱加蒜,不一会儿,香气扑鼻。中午,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这少有的人间美味。母亲每年重复着一个发生在本村里的真实故事:有一个叫王老虎的壮汉,猪头下锅不久就开始尝甜咸,等猪头全熟了,一颗猪头也被吃光了,只给老婆娃娃留下半锅油汤。其实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人都吃不饱,猪子只能吃积子野草,一头猪到杀时候也就几十斤,可想而知,一颗猪头有多少了,一个大男人吃一颗小猪头也不是太夸张的事。

拉猪叉牙是我们童年最有趣的游戏之一,把猪下颚肉贴净,反复熬制,直至没有一点油痕,大人才将牙叉骨交给我们,那个高兴啊,犹如买了一个新玩具。在前面系一根绳子,小伙伴们排成一排,浩浩荡荡,门前屋后,田野草丛,留下一道道痕迹和一片片笑声。有好多年没过二月二了,怪想的。

一笼莜面,一生乡愁

王振其

在我的老家,很多人从小到大,最熟悉、最难忘的味道,那就是莜面。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经常吃莜面。那时候生活简单,一碗家常饭,就能让人觉得特别踏实。

母亲做莜面的手艺,是我心里最好的。和面、搓鱼鱼、推窝窝,动作熟练又麻利。每次蒸莜面,母亲还总会在笼屉下面铺上一层土豆片,等蒸熟以后,土豆软软糯糯,吸饱了莜面的香味,特别好吃。

刚蒸出来的莜面,筋道又清香,最关键的就是那碗蘸汤。我们老家最经典的就是酸菜汤,再放上扎蒙油、辣椒油,最后撒上一小撮香菜,简简单单,却是最地道的味道。

夹一筷子莜面,蘸上汤汁,一口下去,满是小时候的味道。

莜面的吃法有很多,可以配羊肉土豆汤,也可以炒着吃,但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家里最普通的酸菜汤蘸莜面。那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了的。

以前,莜面是我们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现在生活好了,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多,可大家心里最想念的,还是老家的一笼莜面。

对我们这些离开老家的人来说,莜面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乡愁。

不管走多远,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一吃到莜面,就会想起家,想起小时候,想起黄土高原上的烟火气。一笼莜面,一缕清香,一段记忆。

